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 第十九回 妙善入宮視病救活二姐

丞相得軍士所稟，即到宮門奏曰：「蒙旨張掛榜文，招取醫士。今一僧人揭榜，願醫我王，特奏聖駕。」 皇后傳懿旨：「可著他進宮。」

丞相即宣和尚來到宮門。山呼萬歲已畢。內旨問：「僧受業何師？姓甚名誰？出家幾載？」

和尚奏曰：「貧僧受業圓通祖師，師父名喚悉達。貧僧名諱光明，藥師、藥藏皆我徒弟。」

內旨曰：「僧人既有妙劑，煩即制來，病癒之日當有重賞。」

和尚曰：「榜文說付以天下，今止言重賞，貧僧不敢下藥。」

莊王聞奏，大怒。扶病強勉起來，見僧問曰：「天下便把與你，你用甚藥可醫得病癒。」

和尚曰：「此病非凡藥可料，除是仙人手目差人割取過來，和靈丹搗搽方可救得。」

莊王人等哂曰：「縱有黃金萬兩，誰肯捨身割偶，和尚將此必無之事欺誑朕躬，此係妖言，藥何說？難容恕。」

和尚笑曰：「臣啟聖上暫息雷霆，臣出此言必有來歷。此仙人住居香山庵中，一十九載忍辱無嗔，專一救濟貧窘，捨身無吝。

陛下要去取他手目，不用金寶，只用沉檀香一盒，差大臣頂禮拜清，即便取得來到。

莊王曰：「此去香山幾多路程？」

和尚曰：「約有三千餘里，但執貧僧這個路引在手，不過五日就可回轉。」莊王出旨，即差丞相趙震同劉欽前去，修教文一道、寶香一盒，竟往求覓無違，又著令金瓜武士將此僧謹防在左順門下，休令脫逃。

卻說兩個駙馬聽得僧人醫病，要進宮內，曰：「前日忤旨，又不敢入去，欲要不進，尤恐僧人醫好，奪了天下。」乃與心腹內臣霍禮商議：「先使人夜間刺死和尚，後將毒藥只說和尚進來之藥，哄聖上吃了，即時和尚也死，皇帝也死，天下自然無人占得。」趙魁、何鳳歡天喜地。

等到夜靜，置了毒藥，乃呼手下親信蒼頭索答來，吩咐曰：「你到半夜可悄悄手持利刀，潛入左順門裡，將和尚刺死，不得有誤。」

妙善原是將身上袈裟指一個化身在此，他自己已轉香山去了。彼時在庵方與善才議事，慧眼一看，只見何、趙二人行此不良之事，乃喚值日遊奕使者，吩咐曰：「爾即去莊王牀前，將內臣進來毒藥換了，將蒼頭縛在左順門下，即來回報。」

卻說時至三更，內臣霍禮手捧毒藥在手，向宮門叩門，內問何人，霍禮曰：「奴婢在左順門接得和尚制來之藥，說仙人手目一時未到，權送此藥，陛下一服可省疼痛。」

皇后方纔接過，被游奕神將乳香止痛湯換了，皇帝保全無事。毒藥傾在地上衝倒宮人無數。

索答來看定和尚拔出利刀，劈頭剝去，和尚閃在一邊，自身被袈裟絆倒在地，用力掙扎，手足猶如被縛，不能脫去。游奕神幹了此兩樁事，轉庵回覆去了。

待至天明，何、趙二人打聽，只見朝內喧喧嚷嚷，說：「宮內誰人行毒藥，衝倒幾個宮女不能起牀。」又報：「和尚被人行刺未遂，那行兇人倒在地上動止不得。」莊王病中聞得此事，出旨著錦衣衛拿那行兇人，著實鞫究報來。

掌錦衣衛是大將軍褚杰第二子椿定烈，差校尉到左順門把那行兇人一時剪綁，押到階下。索答來忽然醒起來，睜開雙目說：「我非夢裡？我在殺那和尚，怎麼縋倒在此？」椿定烈吩咐：「與我鬆綁，叫他招了。」索答來初然不認，直至重刑乃直言招曰：「小人是趙府蒼頭，名喚索答來，主公與何爺聽得聖旨，要將天下讓與和尚，主公懼怕失了天下。故著內臣霍禮陰用毒藥毒死皇帝，又差小人刺死和尚。此係上命差遣，小人所供是實。」諸定烈收了供狀，將索答來監下，入宮轉奏莊王。

莊王得奏咬牙切齒，對皇后大罵曰：「我作何孽！好好一個孝順女兒又苦逼他死了，這等不義禽獸享我富貴不思報本，反來用藥毒我，殺我醫僧。天不容他，使他二事不得遂。」下旨：「著錦衣衛即將何、趙二賊綁赴法場，登時斬首，以警將來。內臣霍禮、蒼頭索答來凌遲處死。欽此。」

稽定烈素受文臣之氣，何、趙二人每恃皇親常傲慢他，定烈蓄恨在心，承旨即點起二千羽林軍，將何、趙二府緊緊圍上。兩個公主無計可施。只得冒死來說母后寬恩大赦。

皇后乞女兒哀挽不付，乃首御榻前，帶兩個女兒哭訴曰：「幼女已亡，此二賊謀為不軌，自然殺無赦。但兩個女兒係自家骨肉，乞我王曲赦罪惡也莊王沉吟半晌，吩咐將二賤人幽閉冷宮，餘無所赦。

姊妹二人在冷宮哭思：「三妹修行，我等阻他，今日我等福不到頭，禍反先至，要此性命做甚麼，不如死去，早與三妹作伴。」二人相抱大哭，一時昏倒在地。冷宮土地即托夢與他說：「爾二人不要枉死，爾三妹未死，今已得道，爾可乃今修行，後日他來度爾。謹記吾言。」二人醒轉，似夢非夢，說道：「寧可信其有。」從此吃齋把素，朝夕誦經，一意宮中修行。

卻說二駙馬在府自知理虧，再無生道，乃在府中自縊身死。軍校打開府門，將屍驗過。定烈命軍士抓了二人首級，轉到法場，取出霍、索二犯，上了木驢，凌遲已畢。然後具表申奏莊王。

莊王思想二女都是這樣結果，其病轉加沉重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當年征戰殺人多，收得寅圖出入夢。

一怒幾千肝腦碎，滿城無限怨魂難。

已知虐女心尤慘，難免連牀病轉磨。

南海老僧贈手目，興林國統屬誰何。